

中国版的《浪漫满屋》

摘星奇缘

伊人 著

灰姑娘与超级偶像巨星的甜酸爱情
只要深爱没有什么不可能

言情小天后伊人带给你
最感人、最幸福、最浪漫的爱情童话

青春爱情坊

春风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deep blue night sky.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a thin, yellow crescent moon is visible. Several small, light blue butterfli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ky, appearing to fly. A large, curved, light-colored shape, possibly a celestial body or a stylized horizon, sweep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 The overall mood is dreamy and ethereal.

伊人著

摘星奇缘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伊 人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摘星奇缘/伊人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2

(青春爱情坊系列)

ISBN 978-7-5313-3373-9

I. 摘… II. 伊…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152 号

摘星奇缘

责任编辑 朱立红 azhu@vip.sina.com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25

插 页 1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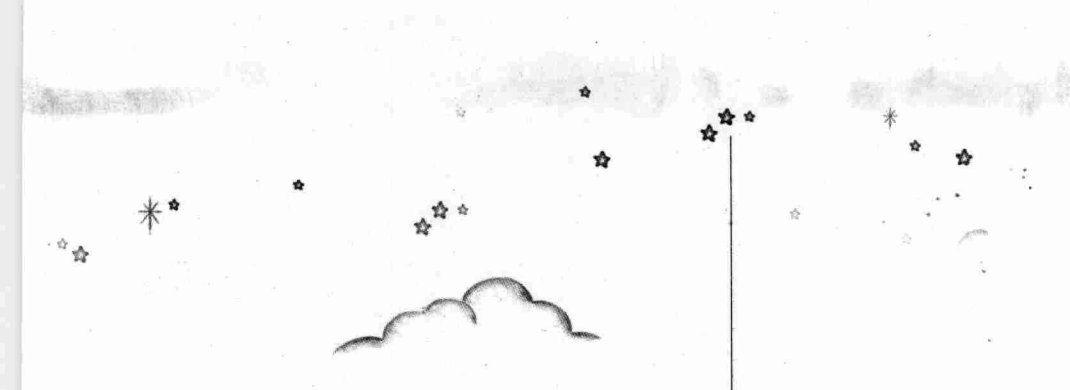
印 刷 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373-9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4222803



目录

第一章 星空下一场绮梦 / 1

第二章 十六光年的距离 / 33

第三章 爱上咖啡的苦味 / 76

第四章 随风消逝的誓言 / 118

第五章 似曾相识的恋人 / 151

第六章 只为途中的遇见 / 179



第一章 星空下一场绮梦

一觉醒来，四周一片黑暗，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身侧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我感觉到有人在我床边。

“是苏医生吗？”我撑起身子，双手向前摸索，触碰到一个人的衣角。

“不，不是。”片刻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浑厚却不失温柔，“我是骨科的林辰医生，经过你的病房，看见床头的报纸、笔记本都掉在地上，帮你拾起来。”

他轻轻地拾起来的东​​西放在我手中。

“谢谢你，林医生。”

“林医生，能不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虽然双眼蒙着纱布，根本看不见眼前的人，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将头转向声音的来源处。

“凌晨一点。”

“林辰，凌晨。”我抱着笔记本，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林辰医生，这么晚还待在医院，你在值夜班？”

“刚做完一台手术。”

“顺利吗？”

“成功为一位因车祸入院的病人截去右腿，不知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他苦笑。

“车祸？”我抚了抚额头上的纱布，回想起前不久那可怕的一幕，心有余悸地说，“我也是因车祸入院的。”

“伤着了眼睛？”

“嗯。医生告诉我，因为脑部受到剧烈撞击，导致视网膜脱落，即便是痊愈，视力也会下降许多。”我轻叹一声，“我以前视力极好，今后却要雾里看花了。”

他被我逗笑了，接下来却是长时间的沉默，似乎不仅不懂得如何安慰一个失意的病人，还要陪着病人一起难过。

我唯有安慰他：“不过没关系，至少我不会完全失明，也没有缺胳膊断腿，更没有像悲情电影里惯常写的那样，变成一个植物人，令一位痴情的男士，发誓照顾我一生一世。”

他莞尔：“你是个特别乐观的病人。”

“你却是个特别悲观的医生。”

“是吗？”

“我以前接触过的医生，都很会安慰病人，就算是面对晚期癌症的病人，他们也能谈笑自如，给病人最大的希望。”

“他们的谈笑自如，是因为他们见惯生死，已然麻木。”

“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去想？今天的手术，并不是截去病人的右腿，而是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这样想，或许会好受一点。”

他默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再度开口：“谢谢你的乐观。”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乐观，我也担心眼睛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担心两天后拆掉纱布，眼前还是漆黑一片。”这是我的心里话，是我入院以来，一直担心的事，在对着亲朋好友都无法说出口之际，却在这样一个夜晚，对一个初相识的

陌生人和盘托出。

也许，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医生，而医生，总是能给病人带来莫大的安慰，也总是特别的坚强。

一觉醒来，我感觉到眼睛隐隐作痛，按铃招来我的主治医生苏醒，经过仔细检查之后，他告诉我说，是炎症。

“那怎么办？”我强作镇定。

“除了治疗，别无他法。”大概觉察到我的担心，为我敷药的同时，他用特别沉稳的声音对我说，“放心，只是轻微的炎症。”

“对你来说，病人就算双目失明也只是小事一桩，你已见怪不怪。”

这一刻，我突然想起那位与众不同的林医生昨夜的那席话：他们的谈笑自如，是因为他们见惯生死，已然麻木。

如果真有“他们”那样的医生，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苏醒，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名。

“你知道你不同于普通病人，你若真有什么事，我会比你更紧张。”他坦白地说。

“真像是一句动人的情话。”

“对。”他想了想，声音里带着笑意道，“的确。”

“但却不是，苏医生，你的特别眷顾，只是因为我是医院董事介绍来的病人。”

他不置可否，动作熟练地为我重新上完药，拍了拍我的肩膀，柔声道：“梁爽，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不容你有失，不论这个‘不容有失’的原因是什么。”

“我明白。”我点了点头，有点儿后悔方才那样说他，毕竟入院这么多天以来，他尽职尽责，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不要担心，对我这个眼科副主任有一点儿信心。”

“我会的。”

“看情形还要多观察几天，明天是无法拆纱布了，这报纸怎么办？你想读的是哪篇文章，告诉我，我念给你听。”

“堂堂眼科副主任，还是不要了。”

“你确定？”

“确定。”我轻声一笑，“怎敢浪费你照顾其他病人的时间，你快去忙吧。”

苏醒不再坚持，替我整理好被子，转身走了出去，单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没过多久，就隐没于另一间病房中。

偌大的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无尽的黑暗，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如果当初坚持住普通病房就好了，有两三位病友同房，至少不会如此寂寞。

静寂中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隐隐的人声，一浪一浪的，像是在呼喊着一个口号，又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

真不知是些什么人，居然在医院附近集会高呼，这不是影响病人的休息吗？

如果我的眼睛没事，这又是一条值得跟进的新闻。

我在床头柜上摸到手机，尝试拨通责编钟立诚的电话，电话响了许多声，才有一个沙哑的声音从电话彼端传来。

这并不是我所熟悉的声音。

“我是不是拨错号了？”我抱着电话问。

“没有。”对方果断回答。

“你是钟立诚？”我小心翼翼地问，仍是不敢相信耳畔这粗犷沙哑的声音属于我那位做事慢条斯理的同事。

“什么钟立诚，我是余维之！”对方吸了吸鼻子说。

“维之？”知道是他，我的语气立即轻松下来，“你的声音怎么变得跟唐老鸭似的？”

“我感冒了。”像是为了说明问题，他打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喷嚏。

“特莱维喷泉！”我戏谑道。

“什么？”

“我说你的喷嚏打得跟特莱维喷泉一样旷古绝今。”

“就你嘴贫！”他边笑边咳嗽。

“很严重吗？”

“重感冒，打了几天吊针，今天才有好转的迹象。”

“难怪这两天你都没来看我，我还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前几天，他来医院看我，我们从医院营养师给我列的餐单开始聊起，不知怎的，就聊到旗袍与汉服哪一种服饰更为好看，他坚持旗袍更能勾勒女人的曲线，我却认为汉服更飘逸，更有文化底蕴。摆事实、讲道理争了一个多小时，他倚仗服装设计是他的本行，不停地吐出一些我所不懂的专业词汇，使我一直处于下风，最后我气他堂堂一个大男人得理不饶人，骂他心眼儿比女人还细，比针眼儿还小，把他给气走了。

“若是跟你生气，我还能活到今天？不来看你是害怕你眼疾未愈，又被我传染上重感冒，影响治疗。”

“看不出你这么关心我。”

“谁让你是我唯一要好的女朋友。”

“女性朋友。”我纠正他。

“好好好，唯一要好的女性朋友。”

“感冒了，要多喝开水多休息。”我叮嘱他，话落，却听见电话彼端传来缝纫机工作的声音，“你没有待在家里？”

“我在工作室与助手们赶制一条旗袍。”

“又是旗袍！”

“并非普通的旗袍，过段时间的电影J.X奖，获最佳新人提名的倪采儿会穿这条旗袍走红地毯。”

“据说她是最不可能拿奖的一个。”虽然在报社做事，但我向来不关注娱乐版的新闻，仅有的一点儿娱乐常识，都是与夏露闲

聊时，她强行灌输给我的。

“我希望她能拿奖，穿着我为她量身定做的旗袍上台领奖，一定顾盼生姿。”

“而且曲线尽显。”我对上次的争吵念念不忘。

他轻笑一声，不与我争辩。

“银子与事业固然很重要，但身体更为重要！那条旗袍别人若不是特别赶着要，你还是早点儿回家休息，小心到时候赚了一大堆的银子，却没命享受。”我接着道。

“你不也是一样，别以为我不知道钟立诚是你的同事。”他揶揄我，“打电话给他做什么？是不是又发现哪位老婆婆的猫爬到树上去了？”

“不跟你说。”

挂断余维之的电话，我再次拨给钟立诚，这一次，总算没有拨错，待我告诉他医院附近有人聚众喧哗，让他立即派记者过来时，他却叫我不理睬这件事。

“为什么？作为都市报社会版，我们有义务让市民们认识到，在医院附近集会、大声喧哗是不对的，这会直接影响——”

我还待说下去，他却慢悠悠打断我：“是你入住的那间仁爱医院附近，对吗？”

“对。”

“娱乐版的同事已经跟进了。”

“关他们什么事？”

“昨天傍晚，季文尘因车祸入住仁爱医院骨外科，他的粉丝们今晨得到消息，为偶像呐喊、祈祷，你说这件事归娱乐版还是归社会版管？”

车祸，又是车祸！

“他们惊扰市民，就关我们社会版的事，我们——”

“梁爽，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他打断我。

“什么事？”

他少有的欲言又止，顿了半晌对我说：“算了，你好好休息，这件事等你出院后我再对你说。”

“这次的新闻怎么办？没道理娱乐版跟进后，社会版就不能跟进？他们报道粉丝与偶像，我们报道病患与聚众喧哗者，角度不同，切入点不同，并没有冲突。”我继续说服他。

“怎么会没有冲突？季文尘所属的公司是我们报社的广告客户，签约时合同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报道他们下属星辉公司旗下所有艺人的负面新闻，否则，就算我们违约。”

“这也算？”

“不要多想了，工作的事等你伤愈出院再谈。”

挂断电话，我心绪难平，下面季文尘的粉丝似乎越聚越多，声势也越发浩大，早前模糊的声音此刻也清晰起来。

我摸索着下床，来到露台上，呼喊声就更为清晰。

他们在叫季文尘的名字，要么呼喊着一“季文尘，我爱你”，要么就祈祷着“季文尘，你一定要早日出院”，如此云云。

粉丝真是这世界上最痴情的动物，他们在家中谁不是父母捧在手中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却在炎炎夏日，离开空调房，顶着酷暑为一个其实陌生的男人呐喊、祈祷。他们中的大部分与偶像素未谋面，对偶像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上，却难得的死心塌地。

从这个角度做一条新闻，也是蛮不错的，只是钟立诚铁定又要反对。

正思量着，随着一阵开门声，夏露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看什么看得这么出神？”

“我这个样子，能看见什么？”我转过身，摸索着向她走去，“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一个重要通告吗？”

“听苏醒说，你的眼睛发炎，我立刻就放了工作的鸽子，赶过

来看你。”她“噎噎噎”小跑过来将我扶到床边，“怎么样，你的眼睛没事吧？”

“你也真是，苏医生没有告诉你，其实只是小问题吗？”

“他哪有机会告诉我，我一听说你眼睛发炎，立即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没等他解释就将电话挂掉，赶来这里。”

“无端端挨你一顿臭骂，苏医生真无辜。”我叹道。

苏醒的确无辜，早晨才被抢白，接下来又枉受夏露一顿臭骂，难得他脾气好，不与我们这两个小女子计较。

“堂堂眼科副主任，做一小手术能把病人做到眼睛发炎，难道还不该骂？”夏露理直气壮地说，“真怀疑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坐上这个位置的。”

“你对他有偏见。”

“谁让他一见夏仁川就点头哈腰，跟个应声虫似的。”

夏仁川是夏露的父亲，亦即这间医院的董事，据说当年，他可是医院的风云人物，在年仅三十岁时，就获得“仁爱第一刀”的美誉。

武侠小说里的刀是杀人的，夏伯伯的刀却是救人的。

如今，他风头不减当年，育有的二子二女，甚至两位儿媳，都医术超卓，身居医院重点专科要职。

夏家是白衣世家，除了小女儿夏露，她在医学院读了两年，就突然改行当模特去了，近几年，她更像是在刻意摆脱夏董千金的阴影。

但却一直徒劳无功。

譬如此次我车祸入院，她还是需要去央求夏伯伯，才能使我住进仁爱医院本就紧缺的A级病房，得到最好的治疗。

当时我一定要入住普通病房，她却不依，劝我道：“难得你住一次医院。”

说得好像我是来医院做客！

“吃不吃水果？想吃的话，我可以勉为其难，替你剥支香蕉。”夏露问。

“心领了。”

“那我自己吃了。”吃到一半，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你是不是还在担心眼睛的炎症？所以对着你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都没有胃口。”

“没有，没有。”我连连否定。

其实，夏露没有猜错，我是在担心我的眼疾，但我却不能告诉她，否则，苏醒就有罪可受了，以她的脾气，是很有可能立即将苏醒从其他病房里叫过来，逼他为我重新诊治，然后打百分之百的包票，说我一定能痊愈后，才放他走。

终究是自小生活在蜜罐子里的千金小姐，不明白世事无常，好多病症由不得医生掌控，再高明的医生也有医死人的时候。

正如年少时的我，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懂事，父母就不会争吵离异，直到母亲把我送到姥姥家，抹着眼泪离我而去，我在大哭之余，才骤然明白，原来一对夫妇分手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一个聪敏听话的女儿。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你为什么看上去心事重重。”夏露审视着我。

“因为楼下的那群粉丝，实在是太扰人清净。”面对她的追问，我只得胡诌个理由。

“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难得季文尘住一次院，我得去骨科打探打探，说不定还真的能看见他的真身，我倒要瞧瞧——”

言犹在耳，夏露已风风火火跑了出去，只是未足半个小时，她就垂头丧气走了回来，坐在我的床边，连声叹气。

“没见着？”

“衣角都没见着，病房门口站了四个人高马大的保镖，我原本

打算偷一件护士服混进去，却发现即便是护士进出，他们也要查看证件，询问半天。不就是住个院吗？守得这么严实！”

“如果一定要见，你可以去求夏伯伯。”

“我是为这么点小事去找夏仁川的人吗？”夏露瘪瘪嘴说。

她的无心之言，我却听出弦外之意——我入院于她来说是大事，因此，她才会低下脸面，去求她的父亲。

念及此，我有点感动。

自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有了小孩，接着姥姥又去世，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也从不认为我的事，于别人来说是大事。

虽然余维之常说，我这是妄自菲薄。

“主治医生呢？何不央求他想想办法？”我收拾好心情问。

“你以为我没想到？可我打听过，季文尘的主治医生是人称‘铁面林’的林辰。”

“林医生？”

“怎么，你认识他？那你更应该知道他是那种为了病人的利益，敢与主任、院长拍桌子的人，而且，平日在科室里他也是出了名的不苟言笑。你说，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允许我去打扰他的病人？”

我无法将昨夜那浑厚温柔的声音与夏露口中“铁面林”三个字联系起来。

“他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人，但，他确实与别的医生不同。”我告诉夏露昨天夜里发生的事，话落，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夏露像消失般，了无声息。

“喂，你还在不在？”我慌了神，伸手向前探去。

“我在这里。”她抓住我的手。

“那干吗装深沉？”

“我在用男人的眼光打量你，想知道你身上究竟哪一处特质吸

引了那个‘铁面林’与你促膝谈心。”夏露笑道。

“不过是普通的聊天。”我小声说。

“我以前医学院的一位同学就在骨外科实习，她告诉我这位林辰医生平时除了交代工作，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或许昨天夜里，他碰巧心情不好，又碰巧遇到一个看不见他神情容颜的我，他觉得安全，于是就多聊了一些。”我解释道，“或许，我扮演的就是树洞的角色。”

树洞，我吐吐舌头，如果余维之听见这番话，大概又要说我妄自菲薄。

夏露走后，护士来为我打吊针，无法随意走动的我，只有打开电视消磨时间，其间苏醒来巡过两次房，每次为我做完检查，都会与我简单聊上几句。

他还是老样子，细心周到，但也不会过分热情。

从他的言谈之间，根本察觉不到他在早晨被夏露臭骂过。

用过晚餐，各个频道都开始播报娱乐新闻。

几乎每个频道都有报道季文尘拍戏时因车祸入住仁爱医院这条新闻，只是，对于他的受伤程度及入院后的具体情况，所有的媒体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由此可见，媒体无法突破医院以及星辉公司的严防，探得内幕。

无孔不入的娱乐记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夏露，早前她去骨外科却空手而归，实属必然。

采访不到正主，记者们只有采访候在外面的粉丝们，有好几位粉丝在接受采访时，因为担心偶像的伤势，声泪俱下，其中有一位大妈级的人物，更是泣不成声，几近昏厥。

此后资讯台的正点播报，持续追踪报道此次事件：

晚八时，在仁爱医院附近集会的粉丝已达数千人，政府已调

用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

晚九时，仁爱路、仁寿路交通几近瘫痪，交警提示市民，若非必要，请绕道出行；

晚十时，尘迷会成员买来上万支蜡烛，在仁爱医院附近的仁爱广场上摆出巨大的双心，组织者介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让医院里的季文尘知道他们对他的爱，二是想让老天爷能听见他们的祷告，降下福泽，使季文尘早日康复；

.....

我这才知道，夏露成日念叨的季文尘，原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仔细回忆，我却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前阵子地铁站里大面积换上他所代言的手机广告。画面中，他一袭深蓝色的商务西装，映衬着俊朗英气的脸庞，的确有资格被称为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我在心里反复念着此刻与我毫无瓜葛的这四个字，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因之而心碎，也没有想过，终有一天，我会那么深刻地领悟到，属于大众的东西，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这类公共设施，还是大众情人，永远不可能属于特定的某一个人。

已是季文尘入院后的第三天，虽然社会上许多组织都前来劝慰这些死忠的粉丝，但在仁爱医院一带集会的人数却未见减少。

原来的粉丝走了，又有新的补上来，再加上不断涌入前来看热闹的人、任务在身的娱乐记者们，场面可谓壮观。

警力连日来不断加强，到今天，政府连防暴警察也出动了，时刻提防着场面失控。

新闻里报道，有好几次，场面都差点失控，所幸有关方面及时在仁爱广场东面的液晶屏幕上播出了季文尘经纪人的讲话，才使情绪激动的粉丝们数度安静下来。

讲话内容无非是他们所关心的那个人并不希望看见他们这个

样子，希望他们冷静、遵守秩序，但，一个季文尘身边人的泛泛之谈，却比十个政府官员的慷慨陈词更有效。

这位被外界尊为胖哥的经纪人，在数次公开发言中，并没有提及季文尘的伤势，所以又有媒体大胆假设，季文尘其实早已命丧黄泉。

更有某记者手持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振振有词地说照片中那个模糊的人影是胖哥，背景是市郊的一处公墓——隐指胖哥早在车祸发生当天去公墓，为季文尘寻一方风水宝地。

粉丝们听到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当然更失魂，更难过。

此时已过深夜，窗外还是传来隐隐的喧嚣声，闹得人不能安寝。

我从床上爬起来，正打算去露台吹吹风，一个熟悉的声音自门口传来：“乐观的病人，这么晚还没休息。”

“悲观的医生，今夜又在做手术？”我听后嫣然一笑，转过身去，脚下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到。

“小心！”

在我快要跌倒的那一瞬间，只听见耳边一声低喝，一双强劲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双臂，将我牢牢扶住，隔着单薄的医院病服，我能感觉到自他身体传来的温度。

刹那间，室外的喧闹仿佛不复存在，耳畔只有我的心跳，他的呼吸。

“你没事吧？”待我站定后，他松开手。

“没……没事。”我惊魂方定，伏下身子摸了摸那个绊到我的物体，确定那是原本放置在床侧躺椅边的脚凳——一定是夏露早些时候坐过忘了还原。

“对于你来说，这些东西都应该靠墙放着。”他把脚凳搬到一旁，接着又把病房里其他有可能绊到我的东西清理了一遍，问道，“你方才要去哪里，我扶你过去。”